

經部

尚書全解卷十四

宋 林之奇 撰

湯誓　商書

書序本自為一篇葢是歷代史官相傳以為書之總目吾夫子因而討論是正之以與五十八篇共垂於不朽其文多因史官之舊故其篇次亦有相為首尾者不必敘其本篇之意如此篇之序曰伊尹相湯伐

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篇內全無此意葢以上篇之序曰伊尹去亳適夏旣醜有夏復歸於亳故此序與上文相接而伊尹相湯伐桀亦猶洪範篇上承泰誓牧誓武成之序與上文相承而曰武王勝商殺受立武庚而篇內殊無殺受立武庚之意而序乃云爾凡此皆是史官載記一時之事迹首尾相因之辭皆是史官序事之體而說者乃以若此類者皆聖人之深旨至欲以春秋襃貶之義而求之皆過論也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

伊尹既醜有夏以歸而桀之作惡不悛終無改過之意於是相湯伐夏救民也湯之伐桀必得伊尹歸亳而後決者蓋以臣伐君聖人之慙德也苟非有大不得已者則聖人豈肯為是慙德之舉以為萬世亂臣賊子之口實也哉故湯得伊尹於莘野必使之就桀而輔以正之至於五反而桀終不改然後伐之文王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商終其世而紂之惡蓋自若

也然後其子武王不得已率諸侯而伐之伊尹事桀文王事紂其意一也湯之伐桀武王伐紂其出于不得已而不可以已者其意葢可見於此故雖以臣伐君而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者以天下後世知湯之伐桀武王之伐紂非其本心也孟子曰五就湯五就桀伊尹也葢伊尹之難莫難於此彼以伊尹為湯作間於夏者此乃戰國之士以己之私意臆度伊尹者也升自陑者所從伐夏之道也漢孔氏曰升道從陑出

其不意孔氏之意謂桀都安邑而在亳之西者從東而往湯不由安邑之東而由其西則以謂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也蘇氏曰古今地名道路有易改不可知者安知陑鳴條之必在安邑西邪升陑以戰記事之實猶泰誓言師渡孟津而已此說甚善夫所謂出其不意者乃後世用兵之詐謀也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威文之節制威文節制不可以敵湯

武之仁義夫威文節制之師固已無事於詐謀矣而況湯武之仁義乎謂出其不意者其說固已陋矣而唐孔氏又以謂湯承禪代之後嘗為桀臣慙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果如此說則湯之伐夏是誠何心哉王氏曰升陑非地利也亦人和而已薛氏謂得人和而行師於不利之地非人情也此說甚善

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湯誓

孟子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言桀在鳴條已有可

攻之釁矣然後湯自亳而往攻之則是鳴條乃桀所都之地名葢在安邑之旁也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記其所戰之地猶春秋書某人及某人戰於某是也此記事之常體但世代久遠地名之詳不可得而見然而先王所以弔伐之本義則不係於此而先儒乃附會其地名以其前後向背曲生義訓是猶相馬而辨其物色牝牡也湯誓者此篇之作葢見湯伐桀之時誓衆所以為興師動衆之意史記因序載其戰伐

之事故以其本所誓師之語而係之也湯誓唐孔氏曰甘誓泰誓發首皆有序引别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略此說是也蓋夫子定書之時無序者不增有序者不損各因其舊而已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禮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尊無二上湯武誓師之時

桀紂猶在上而稱王曰者此蓋史官之追稱也湯武之稱王必在於既克夏勝商革命之後武王既克商柴望大告武成然後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追王其先世猶必待於有天下之後豈其身而急於自王乎漢孔氏曰湯稱王而誓師矣據下文湯之稱桀曰夏王率遏衆力則是湯猶以王稱桀也而謂比桀於一夫可乎湯既稱王而又稱桀為王是二王也湯之所為必不如此也此事涉於君臣之分不可不辨也

格爾衆庶悉聽朕言者呼衆使前以聽朕之誓言也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此所以告之以弔伐之意也夫以諸侯而伐天子以分言之是稱亂也然夏氏之多罪天命殛之雖欲不伐不可得也或問孟子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

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蓋非為天吏則不可以伐有罪以燕伐燕是也為天吏則不可以不伐有罪湯放桀武王伐紂是也不為天吏而伐有罪猶不為士師而擅殺人者也為天吏而不伐有罪猶為士師而故縱死罪囚者也湯武之事雖曰以臣伐君然天之所命民之所歸實有不得已而不敢已者故湯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

罪惟鈞蓋為天吏而不伐有罪則是逆天之命安然坐視斯民陷於塗炭而莫之救其不仁孰甚乎故湯之誓師謂非我小子敢行稱亂之事蓋天之命我伐有夏之多罪而不敢赦也自今爾有衆至於今朕必往漢儒解釋此義迂回繳繞最為難曉惟薛氏王氏為深得之今叅酌二家之說以述其義若漢儒異同之失則亦不復論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

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此葢亳邑之民安於無事而深憚伐桀之勞我后指湯也謂湯不恤亳邑之衆舍其稼穡之事而斷正有夏之罪葢言有夏之罪非湯之所當憂而亳邑之民方勤於農事不可以奪其時而為此役也湯謂我亦聞汝衆言如此然夏氏有罪獲譴於上天故上帝命

我以弔民伐罪予畏上帝之命不敢不往正有夏之罪以弔民也今汝亳邑之民保我以自固謂夏虐之所不能加而無伐夏之意者則曰夏罪雖虐其如我何殊不知夏王方且率為虐政遏絶衆力割剥夏邑謂征役之煩賦斂之重也夏王既虐用其民如此故有夏之衆亦皆相率怠惰而不和協曰何時何日而喪亡我欲殺其身以與之皆亡夏民之情其迫切如此我豈可與汝亳邑之衆苟安於朝夕坐視而弗救

乎故曰夏德若兹今朕必往言夏之虐患既如此之極雖爾亳邑之衆舍其穡事以為此役然所活者衆所存者大不可以不往也夫以湯之伐夏所以應天下之望也至於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然而亳邑之民乃憚於興師而不肯往至於誓之以必往而後往者以此見湯之忠厚之德克化於亳邑之民薰陶漸漬蓋有由之而不自知者其伐桀也不惟湯有黽勉不得已之意而亳邑之民亦至於强而

後從而非其本心樂於為是舉也非其化於湯之盛德何以及此如安禄山史思明蓄其不軌之謀以亂唐室幽陵之民至以安史為聖此則惟恐其叛之不速而事之不濟也豈待强而後從哉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既惡桀而欲與之皆亡則是天絶之矣爾衆士尚輔我一人以伐

之欲致天之罰也爾苟用命我則賚汝以爵賞蓋汝能順天之意是天命之所當加也爾無以朕之言不可信朕必不食此言蓋古者以言之虛偽而不實者謂之食言食言者蓋言之不行如食之消盡也爾或不從我之誓言我則戮汝之孥以耻辱之無有所赦蓋汝既不能承天之意則是天討之所宜加也或刑或賞我豈容私喜怒於其間哉凡以奉天之意而已詳考此篇蓋是商民憚於征役不欲為伐桀之舉故

湯丁寧懇切告以所爲弔伐之意必是其始興師之時誓衆於亳邑之辭既誓而後往伐桀升自陑以與桀戰於鳴條之野然觀孔序之文則類夫臨戰而後誓之者蓋序文總載夫伐桀之詳而係之以本所誓師之辭非是行陣於鳴條臨戰而後誓若牧誓之類也凡若此之類在夫學者以意逆志而得之不可以輕重先後拘於言語文字之間而失古人之大意也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

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禹稷顔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髪纓冠而往救之可也鄉鄰有鬬者被髪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戸可也使湯居處窮約不為天吏不為斯民之所係望坐視斯民困於虐政若鄉鄰之有鬬者其勢可以閉戸而不救則不惟天下之民不得以被其澤雖亳邑之民亦不得被其澤矣若孔顔孟於鄒魯之民是也今也既處乎不得不救之地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

而征北狄怨天之眷命也重矣民之責望也深矣視斯民之無告有若同室之人鬬當被髮纓冠而往救之當此之時豈可以毫民之不欲而使其澤不被於天下乎故伊尹於是時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乎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諸溝中匹夫匹婦尚不可使不被其澤天下之民况可以徇毫民之私意而不被其澤乎此湯誓所由作也然其終篇必誘之以大賚憚之以孥戮者此盖誓師之常理也易曰師

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葢師之紀律必明於始出之時始出而律紀不明雖師有名亦危道也用命者有賞不用命者有刑此師律之大者湯之興師雖曰伐夏救民安能廢師律乎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夫舜之考績猶不能不用刑賞况湯武之行師宜其刑賞之不可廢也唐高定甞讀書至此篇問其父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云伐邪對曰用命賞於祖弗用命戮於社是

順人乎此蓋浮薄之論也而唐史為之立傳紀載此言以為辨惑是率天下而為浮薄也楊子雲曰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唐史記載高定此言亦有好奇之過是可删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仲虺之誥　商書

周禮出師以立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

曰誥用之於會同謂於會同之所設言以告衆也若湯誥康誥名誥之類皆是於會同之時告衆以其所設施之意故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於亳誕告萬方康誥曰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名誥曰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凡此皆是會同之所誥也此仲虺告湯一人之辭而亦曰誥者唐孔氏曰仲虺必對衆告湯亦是會同然亦不必如此說且如殷既錯天命微子

作誥父師少師亦豈對衆之辭邪要之凡曰誥者但有所誥戒之辭苟欲一之以會同之説則固矣康誥名誥之類二字足成文仲虺誥三字不得成文故以之字足成其句亦猶冏命畢命二字成文至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則加之字也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

蓋其文連接上篇典寶之序故漢孔氏云自三朡而還也班孟堅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時上斷於

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而某竊嘗以謂書序者乃歷代史官轉相傳授以為書之總目者盖求之五十八篇之序有言其作意者如堯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於虞舜作堯典欲略一篇之旨斷以數言若此之類謂之孔子作序言其作意可也如此篇序曰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上一句言其作誥之時下一句言其所誥之地而湯之慙德與夫仲虺之所以廣湯之意者初無

一言及之若此之類其為史官記載之辭也審矣故書序之言惟著是篇之所由作而已亦不必求之太深也大坰地名史記以為泰定陶其實一也其地先儒以為未知所在當是定陶而亳之路所經蓋孔氏以三朡為定陶故正義云爾也仲虺奚仲後為湯左相見於左氏傳誓序曰伊尹相湯伐桀則湯之時當是伊尹為右相與仲虺共輔相湯為伐夏弔民之舉也

仲虺作誥仲虺之誥

蓋湯伐夏而歸內不自安有慙德之言故仲虺作誥言其所以不得不伐之義以廣湯之意也此數語者亦是史官錄此語之時撮其大旨以見其君臣之間所以相告勉者即班孟堅所謂言其作意者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仲虺乃作誥

南巢地名薛氏曰盧江六縣東有居巢城書有巢伯

來朝春秋楚人圍巢盖桀奔於此湯不殺也湯武之事皆是為天下之民除殘去虐不得已而以臣伐君然湯之於桀也惟放南巢而已至武王則殺受者盖湯之伐桀而桀避位出奔既已竄於南巢矣於是湯縱不誅以見其順天應人有黽勉不得已之意也至紂之事則異乎此荀子曰武王選馬而進厭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棄殷人而進誅紂盖殺之者非周人固殷人也以是觀之則是武王本無誅之

意而牧野之戰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是紂率如林之衆以逆戰盖自在行陣之間故殷人殺之耳紂既見殺武王無可奈何矣於是立其子武庚代殷後盖所以致其惻怛不忍之意是亦湯伐桀之意也邵康節曰下放一等則至於殺矣其意以湯能容桀而放之武王則不能放紂而殺之則降於湯一等失其旨矣王氏曰桀之罪不若紂之甚故湯放之而已是亦鑿説宜以荀子之言為正記曰觴酒豆肉讓而受惡

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古先聖王聲為律身為度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以此救民民猶有流為不善者湯之伐夏救民雖曰應天順人出於不得已而然然以分言之則是以臣伐君以諸侯奪天子之位湯之心雖無所利於其間而其迹則近於利之者故克夏而勝之則慙恧而不自安誠以謂慮其所終而稽其所敝知後世亂臣賊子必有以我藉口而行其簒

奪之謀以利之者故忸怩然慙其德之不及古而慨歎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彼其意誠以謂以臣伐君眞吾之罪不以順天應人之舉為是固當然者其始終之際一出於誠實内不以自欺外不以欺人未嘗巧為文飾以為解免此所以不失為聖也湯既負慙德有不安之心矣仲虺於是推明湯之本意以為廹天人之望誠有不得已而不可以已者既已釋成湯之疑於是解天下後世之惑也且如魏文帝既逼

漢獻帝而奪之位乃以受禪為名顧左右曰舜受禹之事吾知之矣其實簒奪而以舜禹之事欺其羣臣人其可欺乎自古亂臣賊子多矣未有如曹丕之無忌憚也湯自以為稱亂而天下後世不以為稱亂曹丕自以為舜禹而天下後世不以為舜禹此君子所以為時中而小人所以無忌憚者也

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

嗚呼歎辭也言民之生有喜怒哀樂愛惡之欲失性

命之情以爭其所欲則侵盜攘奪無所不為矣不為之主以治之則欲者必爭爭而不已則亂矣此篇論厥初生民所為立君以治之之意也栁子厚曰生人之初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羽毛莫克自衛必將假物以為用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聰而明所服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而無分其爭必

大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争又有大者焉其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以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此説為盡蓋所以為之君者惟生民之争而無以主之則亂故也夫惟立君以主

民之欲而民不至於亂故非天生聰明之主其耳目之聞見足以周知四方之情偽則不足以乂其亂也苟非其聰明足以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則民之好惡哀樂之情抑鬱於下而無由上達亦終於亂而已故必天生聰明然後可以乂斯民也天生聰明其聰明出夫天命之自然非人為之偽也如秦始皇魏武帝之徒豈謂其非聰明哉然其聰明出於天性而挾之以詐故以巧偽刼天下而服之雖能服之終亦

叛而去者以其非天之生聰明故也王氏云民之有欲至於失性命之情以爭之故攘奪誕謾無所不至為之主者非聰明足以勝之則亂而已此說大害義理夫所貴乎聖人者惟欲知天下好惡之情而已茍欲勝之則秦始皇魏武帝之聰明而已豈足以已其亂邪仲虺言此者蓋謂天生民而立之君凡欲其聰明足以止亂而已今桀之虐斯民也如此已失夫所以立君乂民之意矣又所謂當誅而不得誅也武王

誓師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亦此意也齊宣王問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蓋所謂立君者惟懼夫民之相與殘賊而無以主之故也為之主而自為殘賊焉則君之實喪矣非一夫而何孟子之意即仲虺之意也

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

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夏有昏德則非聰明矣非聰明之德則虐用其民矣故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而無有救之者桀之暴虐如此則失其所以為君之道矣桀失為君之道而生民之亂不可以無主也故天乃錫湯勇智智足以有謀勇足以有斷即上所謂天生聰明時乂也蓋惟智足以察斯民之情勇足以拯斯民之命是其聰明足以乂斯民也惟天以勇智錫湯是其意蓋將使湯表

儀天下以正萬國此蓋發上文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之義也纘禹舊服茲率厥典言禹以聰明之德為天所命以治斯民而其子孫弗率以至於民墜塗炭故天之錫湯以勇智表正萬邦者凡欲使湯繼禹之功從其舊服以率其典常也天命既如此湯其可不奉若之哉原仲虺之意蓋以為昏德如桀天既棄之不得而不伐勇智如湯天既命之不得不順天命有桀之昏德非湯之勇智則不得為天吏有湯之勇

智而桀無昏德則事之而已尚何伐之有哉以如是之勇智又適遭如是之昏德故以臣伐君而不為逆茍為君之昏不如桀臣之勇智不如湯則固不可以為湯之所為矣又何患其以是為口實哉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此又言夏之民塗炭甚矣而湯以勇智之德見忌於桀日懼危亡之不暇畏天之命不敢不奮其智勇以

拯生民之命也自古英雄之君出而應世茍其深仁厚德為天人所歸則必為虐君之所忌故漢高祖入秦關秦民大喜莫不欲高祖王秦者而項羽忌之鴻門之會幾不得脫光武宣慰河北吏人喜悅爭持牛酒迎勞而更始忌之遣使立之為蕭王令罷兵光武不就徵乃得免使此二主不能見幾而作自脫於虎口則斯民之命果誰為之拯溺哉湯之勇智既為天所錫矣故桀愈不安而欲殄滅之也仲虺言夏王自

知其有罪自絶於天矣於是矯誣上天之命簧鼓流俗而虐用之矯與矯制之矯同誣僞也言桀自以其意而託言上天之意如此以惑其衆也其詳雖不可得而知意者如田單與燕人戰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之類單用兵行師出於一時之怪猶可言也桀為人主矯誣如此其罪大矣哉天命用不善之是用使商受天命用明其衆爽明也葢聖人以其昭昭故能使人昭昭天之命也用爽厥師亦言其有昭昭之實也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此言桀之矯誣亦足以惑其衆而致其黨類之盛也簡略也孟子曰我欲行禮子教以我爲簡簡有忽略之意言桀之衆賢而無勢則忽略之不賢而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有徒衆蓋桀君也其勢尊小人之欲同惡相濟者則附之其視湯之賢則忽略而不容也夫惟桀之衆其盛如此則湯於是時以賢見疾可

謂甚危矣故於是言我商家國於有夏之初已為桀所惡欲見翦除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秕恐被鋤治簸揚矣以桀喻苗粟以湯喻莠秕此但言勢之危而立於此時必不見容也薛氏曾氏諸家皆以苗粟喻湯莠秕喻桀言商為桀政所亂然與下文不相屬今所不取只當依先儒說也桀之初既視我商家若苗粟莠秕欲鋤治簸揚之矣故我商家大小危慄惟恐以無罪見滅也肇我邦於有夏猶未盛也而且懼以

無罪見滅况我之道德善言聽聞於天下宜其愈見疾也史記曰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之夏臺夏臺之囚雖不見經然以仲虺之言觀之則知史記之言不虛矣桀之惡湯而欲殺之至於囚於夏臺而幾不得脫湯之伐之迹近於有挾也而湯曾不以為嫌仲虺且以是而釋其慙德者將天命明威救生民塗炭之命所繫甚大而不敢赦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此又言湯之盛德善政巍巍如是所以得民之心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
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
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
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
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
與紂也惟湯武之德既有以聚民之欲去民之惡故
桀紂之民皆相率而歸之雖欲牢辭固遜而不可得

是桀紂驅民而使歸之非湯武誘之而使来也老子曰惟無以天下為者可以有天下舜禹之受禪湯武之征伐奄天下之衆而有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天下不以為過者惟其未嘗有利之之心而無以天下為苟其有一毫利之之心則天下必有不服者豈能創業垂統以貽子孫萬世之業乎故仲虺言湯之盛德而首以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為言者謂湯之心清淨不欲湛然不動舉天下之聲色貨利曽不足以

動其心則其伐夏救民以有天下果其有利之之心乎不邇聲色言不近嬖寵也不殖貨利言不營財賄也此聖人之盛德至大至剛不為外物之所變遷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者漢孔氏曰既有聖德兼有此行其說失之矣見於所行者是真聖人之德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之外别有聖德乎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寛克仁彰信兆民

此言湯之修身行己見於實効者如此其取天下固無利之之心也而又能官有德賞有功與天下同其利也人之勉於德者我則勉之以官與之共天位治天職也人之勉於功者我則勉之以賞優其禄廩榮其車服以旌寵之不必共天位治天職也葢有德者以官勉之有功者以賞勉之各稱其實而已矣武王之崇德報功亦此意也非特此也又能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而不徇一己之私也惟己與慎厥終惟其始

之惟同言用人之言如自己出也若所謂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也王氏曰用人惟己已知可用而後用之如此則是果於自任而不從天下之所好惡也王氏心術之異大抵如此改過不吝言己有過則改之無復吝惜若所謂過則無憚改也用人惟己則善者無不從改過不吝則不善者無不改此所以能合并為公以成其大也其發而為政又能寛以居之仁以行之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

人之政也惟湯之德如上所言兹其所以明信於天下天下信之而欲以為君也孟子曰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桀之所以失天下之心者惟其肆為威虐故民墜塗炭而莫之拯湯於是時以寛仁之德彰信於天下故天下歸之若大旱之望雲霓然湯之所以能成寛仁之德者其本則自於清淨寡欲恥然天下舉不足以動其心故能利與

人同以施其不忍人之政茲其所以彰信於天下也

盖撥亂反正以成帝王之業者苟有利之之心則將

奪於物欲見利而動惑於聲色貨利之私遂至以私

害公不能推其所有以與天下共其利剛愎自用逞

其能而莫之改如此則所施者無非虐政是水之益

深火之益熱也古之人有失之者項羽是也漢高祖

與項羽當秦之末俱興義兵以除殘去虐較其勢則

高祖之不如羽遠甚然而高祖卒得天下而羽失之

者以高祖之寛仁而羽則惟肆其暴虐而已原其高祖之所以寛仁者無他亦本於此數者之徳而已觀其入秦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封秦宫室府庫還軍灞上則其志已不小矣而又不愛爵賞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好謀能聽從諌如轉圜惟此數者之徳皆備於已故其約法三章悉除去秦法而秦民皆安堵如故莫不欲高祖王秦者而項羽之所為則皆反是此其成敗之勢所不同也以高祖

之成帝業者而推之則知仲虺所以推本成湯誕膺伐夏救民之意始於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改過不吝然後繼之以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可謂知所先後矣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此又言湯既有寬仁之德彰信兆民矣於是言其畀伐之時為天下之所歸向也湯之征伐蓋始於葛其

略見於仲虺之言其詳見於孟子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帥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湯

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無罰孟子之時去古未遠必其載籍之所傳者如此是可執以明仲虺之意蓋湯之於葛其始也未嘗有伐之之意其祀也則遺之以牛羊既不祀也則使亳衆往為之耕及其殺饋餉之童子然後不得已而伐之其伐之也非以

快一時之私為匹夫匹婦之讎也湯之伐葛既為匹夫匹婦之讎則匹夫匹婦之有讎者莫不願其為之復也故伐葛之後又有十一征焉皆所以復匹夫匹婦之讎也蘇氏曰用兵如藥石則病者惟恐其來之後也此説善矣故其十一征也東面而往征則西夷怨其來之後南面而往征則北狄怨其來之後曰均是民也何為先彼而後我哉所謂怨者與怨慕之怨同蓋望其來而怨其不至非實怨之也言西夷怨北

狄怨者孔氏曰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所未伐之國則怨其來之後其所往伐者則其室家相慶曰徯予后久矣我后之來則自此可以蘇息矣所未至之國則怨其不至而曰奚獨後予所至之國則慶其來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所以責望於湯者如此其切而桀之惡日以滋至民之陷於水火者日以益多湯雖顧君臣上下之分忍而不誅而民欲脫於死亡者其廹切之情皆赴於湯湯不得而釋之矣昔楚白公

之父為鄭所殺白公請伐鄭於楚以報父之讎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遂厲劍曰殺子西其意蓋以吾讎也子西有可報之道而不為我報則讎在子西矣桀為斯民之所讎斯民之意以謂惟湯之寬仁可以救吾垂絶之命於水火之中故彼征則此怨此征則彼怨苟使湯安然自顧其私而不肯勉徇大義以救斯民則民之愁怨

反歸於湯矣故寧使已之有慙德而不忍失天下之望也民之戴商言民之戴我商家而望其拯救初征自葛之時已欲其為君以有天下矣非出於一時之偶然乘機射利而覬非所望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蓋天下之常理如此中庸曰天之生物也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實天道之自然不容

私意於其間也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此言為善者必為人之所助也其文則以小大為序良不如忠忠不如德德不如賢故湯之佑之輔之顯之遂之亦稱其德之小大而已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此言為不善者必為人之所侵陵也其文以輕重為序弱未至於昧昧未至於亂亂未至於亡湯之兼之攻之取之侮之亦稱其不善之輕重而已此數句大抵言致人之輔助與夫侵侮者皆係夫其人之自取猶夫天之栽培

傾覆不易之理也其文勢則從便相配學者觀其大意可也若求之太深必欲從而為之說如王氏所謂佑者右也輔者左也之類則將不勝其鑿矣孰天下之常理栽培傾覆之道不易如此聖人之於天下因其常理以應世接物有無道者則推而亡之有存道者則輔而固之如此則順乎天而應乎人故於是邦乃其昌可以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矣桀有可亡之道其亡也已自取之矣湯之伐之亦不過因其將亡推

而亡之而已果何容心哉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凡湯伐夏弔民之本意仲虺反覆陳其本末既以盡矣於是極陳為君艱難安常之道以致其終戒之意欲使湯致其無疆之恤以保其無疆之休也唐太宗時突厥頡利可汗請入朝帝乃謂廷臣曰突厥之疆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日請入朝非困窮固如是乎朕納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

則疆境自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等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仲虺之意正亦如此蓋桀之所以亡者惟其果於自用故也湯之所以成王業者惟其德之日新也苟其終致其兢兢業業之意及其一旦為細行所累寖不克終則將㦎然自滿謂人莫己若如此則人心離矣桀之亡不可不監哉故謂德苟日新而無斁則萬邦將懷我之德苟為一有自滿之心則將以為德止於是矣

以德為止於是而不修則用人惟已改過不吝之心自替矣如此則萬邦之懷變而為九族之離亦豈難哉萬邦惟懷九族乃離蓋所以極言其人君有德則無所不服苟無德雖至親猶叛之況疎者乎孟子曰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亦此意也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惟德之修也貴乎日新而無斁故繼之曰王懋昭大德言自今以往王宜勉勵以昭明其大德立大中之

道於民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人性之所固有也惟其因物有遷故陷溺而不知返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還以民心所固有之中揭而示之使之率性而行得其所同然者共趨於大公至正之塗原其所以致此者則自夫人君昭其大德故也昭其大德是乃所以建中於民也而為王氏之學者以謂懋昭大德所以極高明所以處己也建中於民所以道中庸所以用人也夫高明中庸豈可分而為二致邪王氏

之學所以不可入聖人之道者蓋其為見如此此實異端駁雜之論也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蓋所以昭大德建中於民也易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也直内必以敬故在夫以禮制心方外必以義故在夫以義制事惟敬以直内故能義以方外其實一道也雖有内外之殊心事之别然敬義相須而行不可分為二也能如此則德日新萬邦惟懷矣兹其所以能

垂優足之道於後嗣使子孫永保而無斁也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此又論志自滿德日新之異以終其義於是舉其所聞之言者曰能自得師者王謂無所不師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能自得師也能自得師則道德之歸也如水之就下矣此王業之所以成也謂人莫已若則於己自用訑訑聲音顔色距人於千里之

外人心渙然離矣亡之道也所以能自得師者王者以好問則人樂告之以善故優游而有餘暇也所以謂人莫己若者亡者以自用則狹小而無所容故也能好問則自得師又以夫自用而謂人莫已若者為戒則德日新而萬邦永懐矣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仲虺又歎而總括其義以湯之始也既能不邇聲色

不殖貨利克寛克仁彰信兆民以成其王業豈有他哉惟慎厥終亦如其始則盡之矣能自得師以日新其德此慎終如始之道也既能慎終如始矣又能於有禮則封殖之於昬暴則覆亡之以終其推亡固存之義則民將永受其賜此盖天之道也天道如此而我能欽崇則天之所以命我以休命者可以永保矣商之宗社所以傳祚數十世凡歷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其天命之永保者如此其原則自夫湯之日

新其德以慎終如始者則自夫仲虺之諄諄告戒然則仲虺之相成湯其功業殆與伊尹相配矣是所以深嘉而屢歎也昔賈誼過秦論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其意謂攻之可以尚詐力而守之必資夫仁義秦以詐力攻之而不知以仁義守之故至於亡此說不然夫以詐力而

攻之矣則其所知者詐力而已豈能復以仁義守之邪觀仲虺之誥其始言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至於彰信兆民以見其所以克夏者固如此篇終言德日新萬邦惟懷以至於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以言其所以守已成之業以祈天永命者亦惟如此而已由是言之攻守豈有異勢哉

尚書全解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全解卷十五 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李錦

尚書全解卷十五

宋 林之奇 撰

商書

湯誥

此則周官士師所謂用之於會同之誥也古者天子始受命奄宅四海則諸侯皆率其職以奉朝會于天子之都所以正始也如舜禹之受禪既告祭天地百神然後輯五瑞覲四岳羣牧班瑞於羣后康王既受顧命

出在應門太保畢公各率其方之諸侯皆奉圭兼幣致其壤奠此常禮也湯武既從征伐得天下其反國也諸侯皆率職來朝致禮於君此亦禮之常也此篇主於記載其所告諸侯之言而因叙其事故其所叙為略然而可以互見也武成曰王来自商至於豐乃偃武修文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武王於是

為之稱其先世積德累功與夫其所弔民伐罪之意也其敘事則詳而其所以告諸侯之言則首尾不甚備者蓋武成之篇主於敘事之故也至此篇言王歸自克夏至於亳誕告萬方而復綴之以所告諸侯之言首尾甚備而其敘事則略以此篇主於記載其言故也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記言者則言詳而事略記事者則事詳而言略其體自有不同於其間此二篇雖記載之體不同而其辭則皆是始攝大位而告諸侯以正始也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黜廢也黜夏之命不使復膺天統也湯之勝夏也則黜夏命而廢之武王之勝商也武成之篇不曰黜商命及其殺武庚封微子於宋然後曰武王既黜殷命者蓋湯之伐桀桀遂棄國而去竄於南巢湯既因而不追以全君臣之義矣故於是黜夏之命而不復為之立後使居其所都之國也武王牧野之戰前徒倒戈而紂見殺既違武王之本意也矣故封箕子武庚

於殷故都使嗣其宗廟因而不改亦所以存君臣之義也及武庚作亂自絕於周然後黜殷之命而其立微子代殷後則居之於宋不復使居殷之故地也若此之類皆聖人之處事仁之至義之盡也亳者湯之都也湯之亳文王之豐鎬皆王業之所基也故既除桀紂之暴則不復都夏商之故地也而必歸於亳與豐鎬本其王業之所自興故也孟子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七十里則亳也百里則豐鎬也商周之

子孫世世守之得之則興失之則廢非其地之險固如秦人殽函之都有金城千里山河百二之勢也惟其民心之所愛戴者尤深且固故以為商周根本之地也湯歸於亳諸侯則皆朝以見新君不可以無告也史官録之故為此篇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

王歸自克夏至於亳猶所謂王来自商至於豐誕告

萬方者誕告萬方諸侯也經惟言誕告萬方所以知為諸侯也蓋萬方之民非可以皆至於天子之庭而以武成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之文而效之則知其為萬方之諸侯也必矣嗚呼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之誥禮曰天子自稱曰予一人魯哀公誄仲尼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子貢曰稱予一人非名也是知非天子不可以稱予一人湯於是踐天子之位矣故對萬方有衆稱予一人

以誥之使之明聽其言也夫湯誓之作在於未克夏之前而亦稱曰爾尚輔予一人者其甞疑此篇與泰誓之篇稱予一人者皆是史官記録其書之時增加潤色之辭學者當以意逆志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自惟皇上帝至於貢若草木兆民允殖是告衆以所為應天順人伐夏弔民之舉也自俾予一人至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是告之以戒慎恐懼保邦安民之

意也詳考此篇所告首尾本末與仲虺之誥相為表裏湯之此言盖發於仲虺者也仲虺之誥始言天命人心之不可違終言慎終如始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之意至於湯歸於亳其所以告萬方者終始之意殆不越此盖仲虺之言所謂起予者也故張諫議曰湯既勝桀以有天下而慙德多焉故仲虺作誥於前以明夫天之所以命湯為君者凡以民之有欲而俾乂之也是故其書但言民有欲而非其君以乂之則亂

惟天生聰明時乂湯又自誥於其後以明天之所以命予為君者凡以有道而俾綏之也故其為誥至言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常性克綏厥猷惟后夫乂民之欲以政事也未足以盡為君之道惟因民之常性而安其所謂道則有教存焉而君道於是乎至矣是以二誥之辭相為終始然後湯之懋德可以已宜其所誥者必要其所至也此言可謂盡之矣皇大也上帝天也衷者善之本於固有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

物有則降衷於下民即所謂有物有則也惟民之衷本於上天之所命則是民之性無有不善矣然天雖能降衷下民不能使民保其固有之常性而勿失故為之君而付之以教命之任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謂之勿使失性者是所謂勿使失其所降衷也民既有降衷之性至於順其固有之常性以安其所謂道者是乃君之任也故曰若有常性克綏厥猷惟后既曰若有常性又曰克綏厥猷

惟后者蓋率性之謂道然順其性則能安其道矣不能順其性則悖理而傷道安能綏厥猷哉古先聖王所以為教化之本未嘗不本諸此堯授舜舜授禹三聖人相授之際而其言曰天之歷數在汝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蓋能允執厥中則能若有常性以綏厥猷矣不然則四海困窮天禄永終矣桀紂是也故湯欲言桀之暴虐其民以亡天下則以此言為先者蓋推本乎上天所謂立君以乂民之意是亦

仲虺之意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

此言桀之罪自絶於天結怨於民也夏王滅其己之德放僻邪侈喪其良心不復存則是在己者既不能保其中矣其何以若常性綏厥猷哉如此則無不忍之心而肆為威刑以敷虐于萬方百姓百姓被其凶害如荼之苦如毒之螫不可堪忍也言及萬方百姓

者蓋其作虐者廣而怨之者衆也自古無道之君未有不用刑威以毒民者若苗作五虐之刑紂為炮烙之刑皆所以虐者廣而怨之者衆遂亡其國桀之虐民雖不詳見於經意其亦如苗之五刑紂之炮烙秦之參夷是也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則未嘗不呼天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桀之虐政加於民民既若於虐政無所告訴窮而反本則惟稱寃於天地鬼神以兾其拯已也故曰爾萬方百姓罹其凶

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於上下神祇夫天之愛民也
甚矣東海殺一孝婦天爲之大旱况萬邦百姓並告
無辜於上下神祇則上下神祇安得不赫然震怒而
降之禍乎故繼之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於夏以彰
厥罪
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
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
此葢言天之常道於有善者則福之淫則禍之桀既

虐民如此故天於是降其災異不祥之事以彰其獲罪於天也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儆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天既降災於夏以譴告儆懼於桀而桀不知自省則是傷敗之徵於是乎成矣既下其災異之事以彰厥罪矣故我小子將天所命之威以致天誅而不敢赦也故曰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將天命者所以助夫天之福善也將天威者

所以助夫天之禍淫也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焉知其所謂命威而將之也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天之降災於夏以彰厥罪是亦以事示之矣故湯以是而知天命所在遂行天討於桀以奉天之意非天諄諄然而命之也既奉天明威於是用玄牡以昭告於上天神后請罪有夏玄牡者黑色之牡也神后者后土皇地祇也告於上天神后者蓋禱於天地神祇因其民之所告無辜者以為斯民請加罪

於有夏也正義曰商尚白牡用白今言玄牡夏尚黒於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也若先儒說玄牡往往從此說其竊謂此云玄牡者但是一時所用祭告於天地之牲不須必因其色以求其義湯用玄牡則以為未變夏禮如魯頌曰白牡騂剛豈以未變商禮乎此正所謂相馬而辨玄黄者也先儒往往因此遂有五德更生之說引此為證以為出於聖人之經而所以改易服色為帝王之急務若蘇内翰之明達猶以此

為信其說以謂禹治水得天下故從水而尚黑商人以兵得天下故從金而尚白周文有流火之祥故從火而尚赤其鑿甚矣蘇公嘗有言曰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能免此正目睫之論也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既用玄牡以告上天神后請罪有夏猶懼其不濟也於是遂求元聖與之盡力以為爾有衆請命於天蓋湯之伐桀實資伊尹之功也孟子曰伊尹思天下之

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己推而納諸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也是湯之伐夏救民之謀蓋出於伊尹也故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蓋推本其謀之所自出也故其告萬方也亦推本而言之曰聿求元聖與之勠力元聖即伊尹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湯既與伊尹盡力以為萬方有衆請命於天矣於是上天孚信其請眷佑下民故鳴條之戰桀知其罪退伏遠屏竄逐於南巢也湯以桀為罪人武王以紂為獨夫蓋其得罪於天人則不復有人君之道故也既上天孚佑成湯與伊尹之請而罪人黜伏以此見天之福善禍淫其應如響無所僭差也賁若草木兆民允殖孔氏曰賁飾也言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其説迂回隐晦不若王氏蘇氏之説

為善王氏曰草木者天之所生民之所殖也非天所生則民不能殖非民所殖則天不能成湯之受命也天與之人立之故曰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觀民之所立則知天之所與矣蘇氏曰天命有信視民所與則殖之所不與則蹶之若草木然民所殖則生不殖則死此二說皆善蓋謂我之所以受命者本因民之所殖也然王氏不解賁字之義薛氏增廣其說謂賁若者方興而未就也蘇氏曰賁飾也其理甚

明炳若丹青此二説皆鑿其嘗思此二句其言若草木兆民允殖則文義足矣雖不加賁字亦無害也加賁字則其説穿鑿而難通賁字當讀為譬字譬若草木也然變易經文以就己意其嘗尤之矣尤而效之不敢為也當闕之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兹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此則言其雖應天順人拯斯民於塗炭之中然而自

負其稱兵犯上之慚仰愧俯怍而不敢自寧也天生民而立之君蓋以其降衷於民而斯民不能以自保故使之若有常性以綏厥猷則其任可謂重矣桀以不能若其性綏其猷故人怨於下天怒於上湯因天人之怨怒以誅伐之至於罪人黜伏矣則夫所以若民之常性以綏其猷者其任遂歸於湯矣故懼其德之弗克負荷而懷不自安之意若將無以容其身者故以謂天既降罪於桀而使我一人輯安爾邦家我

亦豈能自保其不獲戾於上下言上則懼其得罪於天下則懼其得罪於民也惟其未知獲罪於上下故惴惴然懷危懼若將隕墜於深淵之中言其既得踐天子位而其心則以獲戾於天人為憂而不以位為樂也蓋古者聖人雖甚盛德未嘗敢忘自儆之意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皆出於其中心之誠然惟其恐懼修省如此茲其所以為全德也湯之伐桀其慮所終稽所敝猶懼來世之亂臣賊子以為口寔

則其當時始履天下之籍而朝諸侯寧無慙乎故其慄慄危懼者自然之理也而漢孔氏曰謙以来衆心唐孔氏亦以謂湯之伐桀上應天心下符人事本無罪而云未知得罪與否者謙以来衆心也其意盖以湯本無祗懼之意特其即位之初託為此言以巽衆悦耳如此則聖人之所為與夫王莽遭翟義兵起抱孺子朝羣臣告禱郊廟者無以異也王氏又曰湯始伐桀商人皆咎湯不恤我衆然湯升自陑告以必往

至於孥戮示衆無所疑難也及夫天下已定乃曰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蓋有為之初衆人危疑則果斷之以濟功無事之後衆人豫怠儆戒所以居業其異於衆人也遠矣此其所以為湯也若夫事未濟則從而懼事已濟則喜而怠則是衆人也豈足以制衆人哉王氏此說徒以其為新法之地而已學者遂信之以成湯之意果如是豈不誤歟子路問於孔子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

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湯雖伐罪弔民
然驅馳於鋒鏑之下豈得恝然全無恐懼之意及無
事而後懼哉以為有事之時不可以懼則武王於泰
誓曰予小子夙夜祇懼是不應懼而後懼矣子之所
慎齋戰疾聖人之於事無所不慎而猶所慎於此三
者今謂有事則不當懼豈非邪說簧鼓惑人主之聽
以逞其私乎禹曰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御六馬
豈計夫有事之與無事乎故湯之惴惴危懼非至是

而後有也自其興師於亳之時已懼其不克濟矣而至於踐天位臨兆民則尤不遑寧者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惟其臨兆民之危懼如此故明告所為造邦與之更始之意使之曉然知上之德意志慮也謂凡我之立此邦家惟欲使爾萬邦無從匪彝無事慢遊各守汝之典常以共承天之休美如此而已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則能得其常性以安其道而保夫天之降衷

矣故能承天之休也桀之所亡者惟不能是故也秦人自商鞅以来以嚴刑峻法督責天下棄灰於道者誅步過六尺者不赦刑人相望於道斯民愁歎不保朝夕故漢高帝入關即名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

灞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其嘗謂高祖此言可與湯誓之書並傳於不朽葢其用意一也桀之所以結怨於民者惟其滅德作威以敷虐於爾萬方百姓俾之罹其凶害弗忍荼毒爾故湯既得天下則謂我之造邦非復有嚴刑峻法如桀之世也汝萬方有衆但能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則能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矣此正高祖約法三章之意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此之謂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言汝苟能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是有其善矣故當度德定位量材授職與爾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禄弗敢掩蔽爾之善也周書曰夏廸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是湯之於夏苟有善者無不用之罪當朕躬言我之躬苟有罪亦不敢自赦其所以然者以天之惠廸吉從逆凶無所僭差善不可得而

赦予之有罪亦不可得而赦之也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所以謂罪在朕躬非必是在己一身有可指之罪然後可罪也蓋天之降衷於下民而以夫若常性綏厥猷者付之於一人故為君者必使天下之人皆不失其降衷之常性以安厥猷然後無負於上天之撫字民之有罪是為君者教之不至所以自棄於愚不肖之地而莫能反非民之罪也乃君之罪也此其所以

罪當朕躬也盖民有罪君當之耳故繼曰罪當朕躬弗敢自赦而又言其所以當朕躬之罪而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言民有罪則是君有以致之君有罪則是君之自取也民何與焉夫以一人之身臨涖四海之廣而天下之人匹夫匹婦之有罪戾者皆歸之於其身失匹夫匹婦之意則上負上天之所寄托以逆夫上帝之心而危敗禍亂繼之矣故斯民之欲無罪者惟自修飭於一身

則可矣而君之欲免於罪戾必使舉天下之人皆無罪然後為能盡君之職而無負於上天之所任論至於此則其獲戾於上下亦其難哉兹其所以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也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湯之所以誥多方而其兢兢業業之意盡於此矣於是嗟歎其難而總結之曰爾邦有衆能信此言則我之社稷庶幾能祈天永命以有終也曰乃亦有終者

不能自必之辭也昔定公問於孔子曰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蓋有天下者欲緜社稷無疆之休惟在知夫為君之難而兢兢業業不忘戒懼常若危亡之在於朝夕者故國家至於永保如或以為君為易則將偃然自肆不復以危亡為念而自以為泰山之安此其所以敗亡乘之而不自知也湯之誥萬邦以謂罪當

朕躬弗敢自赦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其真知為君之難如此於是慄慄然危懼若將隕於深淵商之社稷所以傳祚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源蓋出於此後之有天下者尚監茲哉

咎單作明居

伊訓

訓亦書之一體有諄諄警戒之意古人之所以遺後

世祖宗之所以誨其子孫臣下之所以規諫其君者皆有此名說命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呂刑曰若古有訓此古人之訓也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訓又曰訓有之肖征曰聖有謨訓此祖宗之訓也伊訓高宗之訓此人臣之訓也其所以為訓雖不同其諄諄警戒之意則一故皆以訓為名人臣之訓其書之見於篇名者惟伊訓高宗之訓二篇此亦出於偶然耳若其他忠臣良弼所以陳其嘉謀於上如伊尹傅說周公之

所陳者無非訓也先儒泥於篇名故有正與攝之說其意以謂篇名以訓者此其正也不命名以訓而得訓之體者此其攝也故曰訓十六篇正二攝十四夫正之與攝乃尊卑優劣之稱若以伊訓爲正咸有一德爲攝均爲伊尹之言也皆是戒太甲也果何自而分尊卑優劣乎某竊以謂訓者不必拘於篇名凡以一言一話之出於人主之意主於格君心之非以成其德者皆爲訓之體也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伊訓

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太史公曰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乃立太丁之弟外丙外丙即位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則是湯之後立外丙仲壬二世而後太甲立然而考於序文則類夫太甲承湯之後無有外丙仲壬之二世者故漢孔氏以謂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

及湯崩而太甲立稱元年此亦無所依據特順序文而為此說耳故蘇氏以謂太史公接世本成湯之後二帝七年而後太甲立其迹明甚不可不信而孔安國獨據經臆度以為成湯没而太甲立且於是歲改元年學者因謂太史公為妄初無二帝而太史公妄增之豈有此理哉序云成湯既没太甲元年者非謂湯之崩在太甲元年蓋伊尹稱湯以訓太甲故孔子序書亦以湯為首殷道親親兄死弟及若湯崩舍外

丙仲壬而立太丁之子則殷道非親親矣以此知太史公之不妄也審如蘇氏此言則當從孟子所謂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言矣而程氏又以謂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歳仲壬方四歳故立太甲則是以二年四年為年齒之年不以為即位之年數也此與漢孔氏同而其嘗竊謂當從蘇氏之說蓋殷人之傳世兄死則弟及至於周則父子相傳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

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殷周之道其不同也如此微子舍其孫腯而立弟衍者用殷禮也外丙仲壬太丁之弟也以殷禮言之有外丙仲壬則不應舍之而立太甲也故蘇氏之說為可信此篇乃太甲初立之日伊尹

為祠於先王而奉之以祇見厥祖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於王故序云成湯既没太甲元年蓋推本其所以作訓之意也夫書序其所以作篇之意而已其所以作之之意與尋常史家記述其體自有不同苟於書序之言而必以史官記載之體而求之成湯既没太甲元年以為湯没而太甲立若盤庚五遷不以意而逆志則是五遷皆在於盤庚之世故當以蘇氏孟子之言為正篇内曰元祀而序則曰元年者殷曰祀

周曰年此序疑出於周世之所纂定故以年稱之亦如太甲之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而其序則曰三年復歸於亳皆是周人之辭也蓋殷人之所謂祀至周人稱之則皆以謂年說命曰王宅憂亮陰三祀而子張問於孔子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蓋世代既殊則其所稱說亦異也太甲始立伊尹奉之以見於先王之廟於是言其乃祖成湯之所以創業垂統貽厥孫謀者以告之此篇之所

以有作也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

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蓋改易正朔之日實肇於湯武之世由其以征伐而得天下故變易前代之正朔以示革命而且與天下更始也夏以建寅為正則以建寅之月為正月建卯為二月以至建子為十一月建丑為十二月至商革

夏政以建丑為正則以建丑之月為正月建寅為二月至於建亥為十一月建子為十二月周革商政以建子為正則以建子之月為正月建丑為二月以至建戌為十一月建亥為十二月由正月之名既易則十二月之名亦從而易矣惟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也十有二月者商之十二月乃夏之十一月盖建子之月也案下篇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太甲以三年十有二月朔方釋喪

而服冕服則仲壬之崩當在元年十有一月故得至於三年十有二月為二十五月而即吉也此猶是仲壬之末年也而乃稱太甲之元年者蓋殷之制惟以即位之年稱元年不待踰年也若周之制則踰年乃得稱之故有一年不二君之說蓋其歷代之制度不同不可以一概論也蘇氏徒見春秋之所載天子諸侯皆以踰年然後稱元故以此為例謂經曰惟元祀至祗見厥祖者蓋太甲立之明年正月也正月而謂

之十二月何也殷之正月則夏之十二月也殷雖以建丑為正猶以夏正數月亦猶周公作豳詩於成王之世而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之月也秦以十月為正則臘當用三月而云十二月以是知古者雖改正朔猶以夏正而數月也此說蓋不然夫謂之改正朔則是已改其正月豈餘月不改者哉在周之時其論隂陽寒暑之節序容或有夏時為

言者如七月之詩與夫四月惟夏六月徂暑之類是也至於史官記載其當時之事則未有不以其當時所用之正朔而數月者春秋書王正月則周之正月也其他月名則皆以周正數之非復由夏之舊以春秋觀之則商之正朔蓋可知矣秦以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蓋是漢武帝太初元年既改用夏正史官追正其月名耳在秦史則必以三月書之矣今漢書自高祖之年以後至於武帝太初元年以前歲首皆書

冬十月此皆史官以夏正追正其月名矣其未改夏正也則必以冬十月為正月矣以是知蘇氏之說若有可信實不然也漢孔氏既謂湯沒而太甲立前是太甲即位之初實居湯之喪也故於此則曰湯崩逾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此說考之於禮而不合夫古者喪在殯其祭皆名為奠及既葬也虞祔卒哭始謂之祭蓋於是始以鬼神而事之也故祭以有主有尸而奠以陳器而已祠而謂之奠無是理也抑又有所

不然者使太甲果是居湯之喪則其宅憂也必在湯之殯宫矣既有湯之殯宫其所以從事於喪禮者有小殯之奠有大殯之奠有朔奠有朝奠有夕奠有薦新之奠未嘗不在於湯之殯宫也豈至此而後祗見厥祖邪以是知漢孔氏之言徒泥經文而於禮有所不合不足以為據也蓋以經文考之太甲居仲壬之喪於内既逾月矣伊尹於是祭於成湯之廟奉嗣王祗見厥祖蓋將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之使之知成

湯付託之重一羣后而與諸侯正始此葢禮之變而以義起之也康王既受顧命麻冕以朝諸侯於應門之内亦禮之變也此二者若不許以一時之權而以禮疑之則太甲不當越紼以祭於成湯之廟而康王亦不當釋喪服服麻冕也侯甸羣后咸在者諸侯皆從太甲在成湯之廟也子和曰侯甸於五服為尤近故皆在當是時諸侯之逺者未必能至義或然也葢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此方踰月則諸侯之逺者

容或有所未至也薛氏曰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者王宅憂不言攝國事者冢宰而已故百官總已惟冢宰之是聽也冢宰以典則佐王治邦國都鄙官府以其德義信服於百僚至是有變乃攝國事而下不惑也

漢自吕太后專制而是禮喪矣此言得之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於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

伊尹既奉太甲以見成湯之廟矣於是明言其功德之祖成湯所以艱難創業垂統之德以訓告之其言即下文所陳是也嗚呼者歎辭也言夏之子孫弗率其祖宗之德以至於滅亡故嗟歎而言之以致其告戒之意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言商之所宜鑒者莫近於夏故首以夏之滅亡而告之也古有夏先后者言自桀以前上至於啓凡繼禹而有天下者皆是也亦猶周公每言商之先后則曰自成湯至於帝

乙也蓋言夏之先后聖賢相繼以有天下方且勉行其德兢兢業業不敢自寧上合於天故無有天災也至於山川鬼神亦皆安居以及鳥獸魚鼈之微亦各遂其性此其所謂罔有天災也夫人君之徳苟不能上合於天而天降之災焉則山川鬼神將不安其居為妖為厲鳥獸魚鼈之不順其性而將為怪為孽矣劉向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山川鬼神亦莫

不寧曁鳥獸魚鼈咸若則可以謂和氣致祥矣此夏之所以安也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此遂言桀不率先祖之德業皇天於是降災以彰厥罪故山川鬼神不安其居而或崩或竭或出而為響鳥獸魚鼈不順其性而其變異百怪如春秋經之所書與夫洪範五行傳之所載是所謂乖氣致異也變

異形於下則是天意怒於上矣故雖承其祖宗奕世積累之業而卒於為天所棄也天之所棄必假手於人以誅之桀既得罪於天必假手於我商有天命之成湯使之伐夏救民以為天吏也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者漢孔氏曰造哉皆始也於是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於亳此說未通據孟子論伊尹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而卒舉其言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哉自亳趙臺卿釋之以謂桀造作可攻之罪從牧

宮故曰天誅造攻自牧宮謂遂順天而誅也趙氏此說比孔氏為優故王氏曰鳴條夏所宅也亳商所宅也桀有可伐之罪然後湯與伊尹謀於亳而往伐之所以起兵戎者夏也故曰造攻自鳴條既有可誅之罪湯遂自亳而往攻之故曰朕哉自亳周書曰我不爾動自乃邑亦與此同義王氏此言亦趙岐之意也蓋言桀有可攻之罪故我得而攻之攻之者湯造攻者在桀也孟子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此亦必然

之理也伊尹之所以言此者其意蓋謂夏之有天下傳十餘世緜六百年方且為上天之所眷佑至於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曁鳥獸魚鼈咸若宜若不可得而動者而為一桀之所不率則其顛覆之緒不旋踵而至况我商家肇造未久苟使太甲不能以夏之顛覆為監遂至於弗率繼成湯之德有可攻之者至矣故伊尹既言有夏之所以失天下之易於其前又陳其湯所以得天下之難於其後以致其警戒之意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寛兆民允懐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此則言湯伐桀時之事也聖武猶所謂神武也盖聖人之義德也楊龜山曰湯之伐虐以寛苟不明昭其聖武則夏之民必以為厲己故布昭聖武然後兆民允懐與世之黷武異矣此説為善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爭逆德也此實天下至不説之事也成湯用之布昭聖武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

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来其蘇謂之蘇者豈有他哉惟其代虐以寛故也茍非代虐以寛而徒為布昭其武焉則雖如秦始皇之譎詐項羽之勢力徒促其亡而已盖非代虐以寛則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而民叛之矣湯之布昭聖武本於代虐政故雖用其不祥之事而民信而懐之若大旱之望雲霓者由其寛仁之德洽於人心故也既言湯以寛仁之德洽夫民心之甚遂以懐兆民而有天下

太甲既嗣其位不可不戒慎恐懼於其即位之初以繼其志而述其事也葢朝廷者天下之本也人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即位者人君之本也於時即位為能致其慮焉則其終無所不慎矣始之不慎終雖悔之何及焉故繼之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者言所以端本清源之道端在夫此時也名公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名公其所以望成王者是亦伊尹之意也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既告之以慎厥初以嗣成湯之德矣於此又告以人君治天下本末先後之序也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歟王者之治天下將欲仁覆天下豈必人人而愛之人人而敬之哉惟盡吾孝悌之心親其親長其長舉斯心而加諸彼而天下平矣親其親以及他人之親愛立於此雖不人人而愛之而將無所不愛矣長其長以及他人之長敬

立於此雖不人人而敬之而將無所不敬矣故愛敬
立於親長則始於邦家而終也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無所不及或問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
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盖
愛於親敬於長政之所出必本於此窮而在下為匹
夫則施之於家不為有餘達而在上為天子則施之
四海而不為不足此實治天下國家之至德要道言
近而旨遠守約而施博雖湯之布昭聖武代虐以寛

兆民允懐者亦惟此而已故伊尹之訓必欲以是為先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兹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兹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

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此言湯以從諫檢身遂有天下而亦以此遺後世子孫使保其盈成之業也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惟其德貴日新故所以成就其德者必擴之以極其大放之而極其遠無所不用其至雖其聰明勇智出於天賜而其所以孜孜焉取人以為善者不敢一日廢也夫以湯大聖之德猶且戒懼修省不敢自寧也如此而況太甲以中材之主處富貴易盈之

勢當晏安無事之時苟不上念前世之艱難下資羣臣之輔助豈能免於顛覆哉故伊尹為之歷言乃祖成湯所以成就其德與夫所以遺後世子孫者皆在於是蓋將以杜絶其不善之意於前禁於未發以遏其驕奢淫佚之心也嗚呼者歎辭也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也上既言立愛惟親至終於四海於是繼之以先王修人紀之實也人紀者人道之紀也自愛敬而推之至於家邦四海也三綱五常之道皆本於此聖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惟其能盡人倫之道而已能盡人倫之道故能成位乎天地之兩間而三才之道備博厚配地髙明配天悠久無疆而聖人之能事畢矣伊尹將言湯之所以能成其大業聖德而有天下於是推本其所以致此者而言之曰始於修人紀蓋其立愛之始於親立敬之始於長也自從諫弗咈至檢身若不及此又言其所以修人紀之實也從諫弗咈者言有過則改從善如流不逆人之言也先民時若

者謂凡有所動皆順古人之行而不自專也先民古賢人也名誥曰相古先民有夏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唐孔氏曰遠古先賢人亦是民内之一人故以民言之居上克明言湯之居上則能明於御下所謂有君民之大德也為下克忠言湯之為下則能忠於事上所謂有事君之小心也夫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此文王之所以為至德也而湯亦然以是知文王終身事紂而不敢伐湯事桀而終伐之迹雖

不同其心則一也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於爾後嗣制官刑儆於有位曰敢有恒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於蒙士此又言其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也范忠宣公有言曰人雖至愚責人必詳雖有聰

明恕己猶略茍能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兩得之矣蓋常人之情惟責人之詳故不能取諸人以為善惟恕己之略故不能舍己以從人如此則驕吝之心日積而在己之德喪矣成湯則不然與人不求備則是以恕己之心而恕人其待人也略矣檢身若不及則是以責人之心責己其責己也詳矣責己之詳待人之略故其驕吝兩忘而物我之私不萌於胷中此所以修身應物兩得之矣詩曰湯降不

遲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遲遲施於人者然也不遲遲施於已者然也惟湯之所以肇修人紀者其備如此則是立愛立敬之道於斯盡矣愛敬之心既盡其舉斯心以加諸彼則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此皆孝敬之所致也自孝敬而推之至於奄有萬邦之衆苟其心術之間毫釐有所未盡則天下之人必有不服者今也天下之

民至於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惟恐其不得為君則是湯之心無所不盡也然湯之所以能盡其孝敬者豈有他哉由其肇修人紀至從諫弗咈先民時若至檢身若不及此數者無所不用其至故即其所成就者而推本其所終于四海者如此其不易也惟湯之檢身從諫肇修人紀以有天下故其所以望於後世子孫者亦在於此是以廣求賢者之人制於有位俾輔弼于爾有後亦欲其繩愆糾繆以成就其子孫之

德也林子和曰敷者言求之非一方也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亦此言也是惟敷求哲人則賢者各以其類進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朝夕納誨於上以格其心之非如此則不善之心無自而入矣雖則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而猶恐所用之人或有持禄固位不以諫諍廸其君為事者於是制官刑以儆戒之曰敢有恒舞于宫而無節者敢有常歌于室而酣酒者此二者皆謂之巫風言常歌常舞若巫覡然也敢有

徇于貨與色而無厭者敢有盤于遊與畋而不知止者此四者皆謂之淫風言其淫過無度也敢有侮聖言而不欽逆忠直而不順耆年之德則疏而遠之頑愚之童則親而比之此四者皆謂之亂風言其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則名實亂矣盖上有所為而下化之者則謂之風如變風是也上有恒舞酣歌之徵則下有巫風矣上有貨色遊畋之徵則下有淫風矣上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之徵則下有亂

風矣愆形於上風動於下危亡禍亂之所自出也故曰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言此十者而有一焉有家者必喪其家有國者必亡其國不必兼備此十者而後至於喪也亦猶禹訓言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蓋古之祖宗所以垂訓於子孫者未嘗不極其警戒之義惟三風十愆能致喪家亡國之禍如此茍人臣親見其君有如此之愆不能

匡而正之則黥其面涅以墨刑所以懲其不能格君心之非而逢其惡也漢昌邑王以淫亂廢其羣臣坐無輔導之益陷王於惡誅者二百餘人惟王吉龔遂以數諫諍免是亦臣下不匡其刑墨之遺意也蘇氏曰或曰墨之為刑蓋亦重矣臣下不匡而陷入重辟無乃過乎曰國家置臣屬所以匡其主也宜匡而不匡則有亡國喪家之道視其主淪於喪亡而莫之救其可貸乎直諫而逢彼之怒則有死之道不諫而處

於無過之地則足以保福禄自非大忠有志之士則孰能舍福禄而趨死地乎然則主於重刑葢使其進諫則未必死退而不諫則陷於辟雖其中不欲諫葢亦不得不諫也夫三風十愆制官刑也所以戒諸侯而伊尹用以訓太甲者為諸侯卿大夫而犯此已不足以守其宗廟保其禄位則為天下主者其可以守土宇而為民之父母乎然則伊尹所以訓之可謂微而婉矣薛氏曰此言甚善葢伊尹所以匡太甲以格

其非心者辭不廹切而意已獨至也具訓於蒙士者先儒之說不如王氏蘇氏王氏曰蒙士蒙童之士也為蒙童則如此訓之矣至於出為臣屬而不能正其君上則刑墨矣蘇氏曰蒙童也士自童幼則以此訓之也二說皆是酒誥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盖自其為小子固以此而教之矣故知夫禁而後教則捍格為難勝也伊尹之言此者亦欲太甲之慎厥初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伊尹於是又嗟歎以謂嗣王當祗敬厥身而念爾祖也其所以當敬其身而念爾祖者蓋以成湯所垂之聖謨洋洋而美善所以告教於子孫之嘉言又甚明也蓋先王肇修人紀至俾輔於爾後嗣此所謂聖謨洋洋也謨者謀之已成可以為萬世法者也自制官刑儆於有位以至於嗣王祗厥身念哉此啓廸訓誥

之嘉言也謨之洋洋言之孔彰如此子孫安可棄而不念哉此伊尹所以諄諄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之也既致其所以欽若成湯訓謨之意於是又言天命之不常治安之不可保惟其孜孜為善則天將降之百祥而治安可以長享苟為不善則天將降之百殃而禍亂隨之矣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此又言所以保天命而承治安之業者得之至難而

失之至易也漢孔氏曰修德無小則天下賚慶苟為不德無大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孔氏之意蓋以謂人君之德必極其大然後可以使萬邦惟慶至於不德之墜厥宗者則不在大也此所以為至忠之訓而唐孔氏之解殊失其旨其說謂為善無小言小善萬邦惟慶況大善乎為惡無大言小惡猶墜厥宗況大惡乎此經二字辭反而意同也夫經言罔小則是大矣言罔大則是小矣故漢孔氏謂修德無小

不德無大是乃經之本義也安得謂辭反而意同乎以是知正義之說不惟失經之旨又失先儒之旨矣此不可以不辨也本朝元豐中李常寧以進士對策為第一其言曰天下之大社稷之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毀敗之而有餘某嘗三復斯言以謂得夫伊尹所以訓太甲之意雖晁董公孫之策皆不及此盖有國有家者成之至難而壞之甚易大禹肇造有夏基於唐虞之世胼胝手足櫛沐風雨粒烝民乂萬邦

然後受禪於舜而有天下其成之難也如此而太康以十旬之遊畋而亂之周之王業自后稷開基歷太王王季積德累功凡十餘世然後文武受命翦商而有天下其得之亦可謂難矣而幽王以褒姒之一笑而滅之信乎百年成之為不足一日壞之為有餘也伊訓一篇之文反復終始皆明此理而篇末之言尤為切至蓋必如湯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至檢身若不及然後可以為德之大而使萬邦惟慶矣至於三

風十愆有一于身則覆宗絶祀及之矣是不徳墜厥宗果不在大也孔氏以謂此伊尹至忠之訓豈不信哉唐柳玭有言曰成立之難如登天覆墜之易如燎毛又曰實徳懿行人未必信纎瑕微纇十手争指此言皆足以發明伊尹之遺意也

肆命徂后

尚書全解卷十五